太平御覽/055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太平御覽
卷五百五十九．禮儀部三十八

► 禮儀部三十九

冢墓三

《三秦記》曰：昭帝母鉤弋夫人居甘泉宮，三年不反，遂死。即葬之，以千人營葬，故有千人葬，名曰「思合墓」。

徐廣《晉記》曰：關中發漢杜霸二陵、薄太后棺，面如生矣。

《吳錄》曰：範慎字子敬，在武昌自造冢，名作「長室」。時與賓客作樂鼓吹，入中宴飲。

《漢趙記》曰：上洛男子張盧死二十七日，人有盜發其冢，盧得蘇，起，具問盜人姓名。郡縣以雖元意奸軌，盧復由之而生，不能決。豫州牧呼延謨以聞，詔曰：「以其意惡功善，論笞三百，不齒終身。」

王智深《宋紀》曰：齊宣帝墳塋在武進縣，常有雲氣氛氳入天。元嘉中，望氣者稱此地有天子。

《三齊略記》曰：田開强、公孫接、古冶子三壯士冢，在齊城東南三百步陽陰里中。

王子年《拾遺記》曰：南尋之國，其死者葬之中野。百鳥銜土爲墳，群獸爲之掘穴，不

封不樹。

《西京雜記》曰：青龍觀前有三梧樹，樹下石麒麟二枚。始皇葬墓中物也。

又曰：廣川王去疾好聚無賴少年，游獵無度。國內冢藏，一切發掘。其奇異者，魏襄王冢以文石爲椁，高八尺許，廣狹容四十人。以手捫棺，滑液如新。中有石床石屏風，婉然周正，不覺棺柩盥器縱迹。但床上玉唾盂一枚，銅劍二枚，金雜具，皆如新玉，自取服之。襄王冢以鐵灌其上，穿鑿三日乃開，黃氣如霧，觸人鼻目，痹辛不可入。以兵守之，經日乃歇。初至一戶，無扉　，石床方四尺，床上有石幾，左右各三石人立侍，皆武冠帶劍。復入一戶，石扉有關　，叩見棺椁，黑光照人，刀斫不入；燒鋸截之，乃漆雜兕革爲棺椁，厚數寸，累積十餘重，力不能開，乃止。復入一戶，亦石扇關鑰，得一石床，方七尺，屏風、銅帳鉤或在床上，或在地下，似是帳糜朽而銅鉤墮落。床上石枕一枚，床上塵埃朏朏〈音斐〉甚高，似是衣服。床左右婦女二十，悉皆立侍，或有執巾櫛鏡鑷之象，或有執盥捧食之形，無餘異物，俱見鐵鏡數百所。魏王子且渠冢甚淺狹，無柩，但有石床，廣六尺，長一丈，石屏風下悉是雲母。床上兩尸，一男一女，年皆二十許，俱東首，裸形臥，無衣裳，肌膚顏色發齒如生人。畏懼不敢侵，擁閉如故。袁盎冢以瓦爲棺，器物都無，惟銅鏡一枚。晉靈公冢甚瑰壯，四角皆以石爲玃，大奉燭。石人男女四十餘，皆立侍。棺器無復形兆，尸猶不壞。穴竅中皆有金玉，其餘器物皆朽爛不別。惟玉蟾一枚，大如拳，腹空，容五合水，光潤如新玉，取以成水。書譎幽公冢甚高壯，羨門既開，皆是石惡。撥除深丈餘，乃得雲母；深尺所，乃得百餘尸，縱橫相枕，皆不朽。惟一男子，餘悉女子，或臥，亦有立者，衣服形色，不異生人。欒書冢棺柩明器朽爛無餘。有白狐見人驚走，左右逐戟之，不能得，傷其左脚。夕，王夢一丈夫，仍鬢眉盡白，來謂王曰：「何故傷吾左脚？」仍以杖叩王左脚。王覺，左脚腫痛生瘡，至死不差。

《述征記》曰：梁孝王冢漸山徒戶，以石爲藏。行一里到藏中，有數尺水，有大鯉魚。人皆潔而進，不齊，輒有獸噬其足。獸似豹也。

《幽明錄》曰：漢末大亂，潁川有人將避地他郡。有女年七八歲，不能涉遠，勢不兩全。道邊有古冢穿敗，以繩系女下之。經年餘，還于冢尋覓，欲更殯葬。忽見女尚生，父大驚，問女得活意。女云：冢巾有一物，于晨暮際輒伸頭翕氣，爲試效之，果覺不復饑渴。家人于冢尋索此物，乃是大龜。

又曰：孫鍾，吳郡富春人，堅之祖也。與母居，至孝篤信，種瓜爲業。忽有三年少詣乞瓜，鍾爲設食，臨去曰：「我司命也。感君不知何以相報。此山下善，可作冢。」復言「欲連世封侯，而數代天子耶？」鍾跪曰：「數代天子，故當所樂。」便爲定墓，曰：「君可山下百步後顧，見我去處，便是墳所也。」下山百步，便顧見，悉化成白鶴也。

《述異記》曰：南康郡鄧德明，常在豫章就雷次宗學。雷家世東郊之外，去史豫章墓半里許。元嘉十四年，德明與諸生步月逍遙，忽聞音樂、諷誦之聲，即夜白雷，出聽，曰：「此間去人尚遠，必鬼神也。」乃相與尋之。遙至史墓，但聞墳下有管綰女歌講吟咏之聲，咸嘆異焉。

酈善長注《水經》曰：智水東徑七女冢，冢夾水羅布如七星，高十餘丈，周回數畝。元嘉六年，大水破墳，崩出銅不可稱計。北有七女池，池東有明月池，狀如偃月，皆相通。《注》謂之張良渠，蓋良所開也。

又曰：粉水有文將軍冢。前有石虎、石柱，甚修麗。閻丘羨爲南陽，葬婦墓側，將平其域。夕夢文諫止之，而羨不從。後羨乃爲人所害。

又曰：淄水出太山萊蕪縣，原山東過利縣東。水西有桓公冢，冢東有女水。或云桓公女冢在其上，故以名水，甚有神焉。化隆則水生，政薄則津竭。

又曰：潛水縣有車騎將軍馮緄、桂陽太守季溫冢。二子之靈，常以日還鄉，潛水暴長，郡縣吏莫不水上祭之。

《搜神記》曰：宋大夫韓馮取妻而美，康王奪之。馮怨，王囚之，論爲城旦。妻密遺馮書，謬其辭曰：「其雨淫淫，河大水深，日出當心。」王以問蘇賀，對曰：「其雨淫淫，言愁且思也；河大水深，不得往來也。日出當心，有死志也。」俄而，馮自殺，妻乃陰腐其衣。王與之登臺，遂自台投下。左右攬之，衣不中手。遺書于帶，曰：「願以骨與馮而合葬。」王怒，弗聽，使人埋之，冢相望也。王曰：「爾夫婦相愛不已，能使冢合則弗禁也。」一宿，有文梓木生于二冢之端，旬日，其大合抱，屈體以相就，根交于下。語禰鴛鴦，雌雄各一，恒栖樹上，晨夕交頸悲鳴，音聲感人。宋人哀之，遂號其木曰相思樹。

又曰：漢馮貴人死將百歲，盜賊發冢，貴人顏色如故。但微令群盜共奸之，致妒忌爭鬥，

然後事覺。

《續搜神記》曰：王伯陽家東有一冢，傳云魯肅墓。伯陽婦喪，乃平其墳以葬。後數年，伯陽白日在廳事，忽見一貴人乘平肩輿，將從數百人，馬皆浴鐵，徑來坐，謂伯陽曰：「吾是魯子敬，安冢在此二百許年，君何敢壞吾冢？」目顧左右，掌伯陽下床，以刀環築之數百而去。登時絕，良久乃蘇。築破處皆發疽潰，尋便死。

又曰：承儉者，東莞〈音管〉人。病亡，葬本縣界。後十年，忽與其縣令夢云：「故民承儉今見劫，明府急見救。」令便敕內外裝乘作百人仗，便令馳馬往冢上。日向已出，天忽大霧，對面不相見，但聞冢中恟恟破棺聲；有二人墳上望霧，冥不見人。百人同聲大叫，收得冢中三人，墳上二人得逸走。其夜令夢云：「二人雖得走，民已志之。一人面上有青志如藿葉，一人斫其兩齒折。明府但案此尋覓也。」追捕，幷擒獲。

《異苑》曰：蒼梧王士燮，漢末死于交趾，遂葬南境。而墓常蒙霧，靈異不恒。屢經離亂，不復發掘。晉興寧中，太原溫放之爲刺史，躬乘騎往開之。還，即墜馬而卒。

又曰：潁川諸闔字道明，墓在楊州蔣山之西。每至陰雨，冢中輒有弦管之音。

又曰：魏武北征　翕頓，升嶺眺矚，見一崗不生百草。王粲曰：「必是古冢。此人在世，服特生　石死。而石生熱蒸出外，致大木又滅。」即令鑿，果得大墓，有　石滿塋。

《志怪集》曰：陶侃微時遭大喪葬，家貧，親自營磚。有班特牛專以載致，忽然失去，便自尋覓。道中逢一老公，便舉手指云：「向于崗上見一牛，眠山之中，必是君牛。眠處便好，可作墓安墳，則致極貴，小下當位極人臣，世爲方岳。」侃指一山，云：「此好，但不如下，當世有刺史。」言訖便不復見。太尉之葬如其言。侃指別山與周訪家，則幷世刺史矣。

潘岳《關中記》曰：秦始皇陵上驪山之北，高數十丈，周回六七里，今在陰盤界。此陵雖高大，不足以銷六十萬人積年之功也。其用功力，或隱而不見者。驪山泉本北流者，皆陂障使西流。又此無大石，運取于渭北諸山。故其歌曰：「運石甘泉口，渭水爲不流。千人一唱，萬人相鈎。」

又曰：漢諸陵皆高十二丈，方百二十步。惟茂陵高十四丈，方百四十步。徙民置諸縣者

凡七陵，長陵、茂陵各萬戶，其餘五陵皆各五千。縣屬太常，不領郡也。守衛陵掃除凡五千戶，陵令一人，食官令一人，寢廟令一人，園長一人，園門史令三十二人，侯四人。元帝時，三輔七十萬戶始不復徙民陪陵。渭陵、延陵、義陵皆不立縣也。

雷次宗《豫章記》曰：郡東南二十里有一大冢，號丹陽。郭長老雲，是郡人丹陽太守聶友冢也。外形甚高大，內一大冢居中，兩邊各有四小冢橫首。大冢外作僥道周匝，皆通冢里，高二丈餘，小者半之，僥道又半之。此冢相通一埏，似是殉葬者。不聞聶友奢僭以人從死也，且今新淦〈音紺〉縣南十里，見聶友墓。

《荊州圖記》曰：酈縣北三十里有一墓，甚崇偉，前有石樓，高一丈五尺，上作石鳳將九子。相傳云是姚家墓，不詳其人。

又曰：江陵縣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，高四丈餘。王粲《登樓賦》所謂「西接昭丘」是也。

盛弘之《荊州記》曰：霄城東南有單龍村，村外有單龍冢，甚高大。舊傳單龍能仰觀俯察，少公之儔也。數稱劉氏當王，聖公應其符。聖公潛嘉之，因此起兵。後稱號于宛而龍卒，故厚爲其葬。

又曰：鄖鄉即鄖城地也。崗南有劉長沙墓，益州牧焉之父。其南語襠漢魏郡太守黃香冢。

鄧德明《南康記》曰：白水有高岩，臨水頂有柴侯墓。遙望松樹，卒歲不雕。說者雲墓處極峻，及累石爲冢，又別有金錢藏，不可得開。若欲上山，必遇雷晦之異。夜時見光色如雷之爛，〈音艷〉所謂寶精也。

又曰：平固水口下數里有螺亭，昔一少女曾江畔乘小船采螺，停沙邊共宿。夜聞騷騷如軍馬行，須臾見群螺張口無數，突來破舍，啖此女子。同侶悉走上岸，至曉方還，但見骨耳。收埋林際，報其家。經四五日間，所埋處翻見古冢，高十餘丈，穹隆頂可受二十人坐。其旁多螺，新故相傳謂之螺亭。

又曰：南野山、獻山大塘下流三十里，有漢太傅陳蕃冢墓。昔值軍亂，聞墓有寶，三軍爭掘。忽有大蛇圍繞墳前，崩雷晦雨，當時竟不得發。

鄭緝之《東陽記》曰：孝子許孜，父墓去虎山十里，在山之麓。曲隧三里，鹿嘗食其松栽，孜心念之。即日鹿自死于所犯栽之下，孜埋死鹿，有小墳，至今猶存。

又曰：獨公山有古冢臨溪，其磚文曰：「筮言吉，龜言凶。三百年，墮水中。」義熙中，冢猶半存，自後稍以崩盡。

《會稽郡十城地志》曰：上虞縣東南有古冢二十餘墳。宋元嘉之初，潮水壞其大冢。初壞一冢，磚題文曰：「居在本土，厥姓黃，卜葬于此大富强，《易》卦吉，龜卦凶，四百年後墮江中。」當墜，值王顒縣令皮熙祖取數磚置縣樓下池中，錄之，悵然而已。

《輿地志》曰：瑟琶折有古冢，半在水中，甓有隱起字云：「瑟琶筮雲吉，龜雲凶，八百年，墮水中。」謝靈運取甓至京師，諸貴傳觀之。

《神怪志》曰：王果經三峽，見石壁有物懸之如棺，使取之，乃一棺也。發之，骸骨存焉。有銘曰：「三百年後，水漂我至長江垂。欲墮欲落，不落逢王果。」果凄然曰：「數百年前已知有我。」乃改葬，祭之而去。

《蘇州冢墓記》曰：宋青州刺史郁泰玄，性多仁恕，德感禽獸。初葬之日，群燕數千銜土于冢上。今冢猶高大，與他墳有異。村鄉歲時祭祀，至今不絕。